梁書

八

列傳第二十六　　梁書三十二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棊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内附

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
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
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
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　延明先遣其
别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
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
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全普通
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
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别築兩

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宫直閤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鋭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

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别

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

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飆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銍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

百兩仍趣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既精强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小朱吐没兒領胡騎五千騎將曾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尒朱隆西荆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武牢天穆没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

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尒朱吐没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

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武牢尒朱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武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

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謡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絶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内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為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求伏尚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

爲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
没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説顥曰陳
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
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
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
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尒朱榮尚敢跋扈
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
宜更復加兵摇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
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羌夷十倍軍副馬佛念

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旣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手敕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尒朱榮右僕射尒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尒朱吐没兒榮

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勤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爲沙門閒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

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

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
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
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
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
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
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
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
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
没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

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諡曰武敉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

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
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
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
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
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
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
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
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
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

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
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
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旗將軍代
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
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
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
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
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
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

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既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趫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閤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

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即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漴蠻帥晚時得

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滕寇襄陽仍敕赴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　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爲侯破通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

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

軍廣州刺史旣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廚
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
中中衞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侯景至歷陽其
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
牧衞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旣預舊恩
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列傳第二十六　　　　梁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三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

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
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
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
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
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
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
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
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爲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
晏子得元出爲晋安郡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

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
薦祕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
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爲養
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
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
掌可述豈直鼲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
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
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
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

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
之重之如蘭如茝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
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
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
録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
爾晨燈僭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
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
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
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

買而即責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朞月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既至拜中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曰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

故頃之即眞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巳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昵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誘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旣貽玷辱方致徽纆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

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閤多慙袪服取亂長裾
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揩如畫獨在僚端借其
從容之詞假以寛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
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
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
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
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
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
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

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
綆縻僧孺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盧江何烱猶
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烱以見其意曰近別之
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
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謡況岐路之日
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
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
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
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

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為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文為尺板斗食之吏

以從皁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絶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罇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繫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踈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

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遘不與運升
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
抱樂衡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
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
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
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
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
逢筍餌巵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聑
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

掾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
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
蓋基薄牆高塗遥力躓傾蹷必然顛隕可俟竟
以福過灾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危是
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
思得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
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
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論輸左校
變爲丹赭充彼舂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

生之施解網呪禽下車泣罪恩兹𡸁詬憐其
覆餗加肉朽胔布葉枯株轑薪止火得不銷爛
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
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
犬馬識厚薄負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
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
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强近
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蘖及一朝捐棄以快

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摇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没慨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

寄身遠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攜綺穀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父之起爲安西成王參軍累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

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
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
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
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
入集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
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禄加給
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
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

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
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
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
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
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
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
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
下並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朏掾
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

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奉詔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

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羣臣賦之曰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騵詩誦騋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負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軨服鳥號之駿騊駼叅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

而率通掖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
其誰賛見河龍之瑞唐矚天馬之禎漢既叶符
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
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於
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
率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况古而
亦文爰在兹而朱翼既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
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
絕類嗣西宛之鴻胄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

茂善環旋於薺夏知路躧於金奏超六種於周
開踰八品於漢廄伊自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
瘦豈徒服皁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
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兎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
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
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
秀騏而並末駟聚代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
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逃章
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嚮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
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既而機事多暇
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
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
集國良於民儁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連衽
鏘鳴玉而肩隨清蹕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
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裹聽磬鏄之
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
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

九代想陳王之紫騂乃命淯人効良駿經周衞
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傾首
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鐙
蹙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敵躁中
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獸發龍驤
雀躍鸞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
之抑揚豈借儀於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
頌俛膺合雅露沫歕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
靈馴惠養於豐夏鬱彪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

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搢紳
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
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
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
日行指玄郊而玄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
駏驉總三才而驅騖接五御而超攄翳卿雲於
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
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
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

祉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兹而展采將同畀於危煇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時與到溉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甞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

評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景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戎石頭以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兗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俄

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掌
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
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
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諱令曰
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
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
可潸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寛恕
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
吴宅旣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苔曰雀鼠耗也

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
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
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
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
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
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
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
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

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
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
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並十
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
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
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
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
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爲
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

水部郎孝㫖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眞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祕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

尋復除祕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
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
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
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
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
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
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
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眞初孝
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

毋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
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
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
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
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
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
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荆州至
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
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

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
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
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
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盧江遮
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獏不
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
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温玉飢渴
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
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

討行遲還芳札孝綽荅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覩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耶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

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吹墨多歷寒暑
旣闕子幼南山之哥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
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
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己反躬載懷累息
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
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孝
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
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
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

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
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踈倖與物多忤兼逢
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
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毋御輒鑒蔣濟之寃
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
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
臣誠無識孰不戴天踈遠畝隴絶望髙闕而降
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況剛條
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汚

糞徒成廷擬捕影繫風終無効荅又啓謝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閒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徒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

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懮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迍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光照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纆纆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縶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

影銷聲遯迹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
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
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
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
軌相彼工言構茲媒諓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
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
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
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
賀王長史頃之遷祕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

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
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
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
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
忤於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
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絶域
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
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
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

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

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

旣覩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

有文才尤慱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晉書

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

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瑯邪臨沂人祖僧虔齊

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

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

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味以為不遠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敢

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鷄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賛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絶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云覽見

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
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
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
振克諧之義寧止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
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
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
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觀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
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
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

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

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

即位爲太子詹事鈞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
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
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鈞狀貌寢
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
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
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覩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
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
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
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

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

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
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
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
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
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
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躓身名徒
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三十三

梁書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張緬　弟纘　綰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爲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爲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洮陽縣侯

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
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
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
舍人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
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
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
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
舉緬充選頃之出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
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

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
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
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閴
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
出爲豫章内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
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
大通元年徵爲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爲太
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
與外國使鬬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真緬

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如故贈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郄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

方申才力摧苗落頹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
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擘筆無次緬性愛
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
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
成文集五卷子傳嗣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
祖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高祖第四
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
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

疎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甞曰張壯武云後八
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讃好學兄緬有書萬餘
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
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
百日便遷任纉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甞
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
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
纉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善
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纉纉時年二十三善明見

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為
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
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
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
重因為忘年之交大通元年出為寧遠華容公
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
事三年入為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為吳
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

二年徵爲吏部尚書纘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爲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

與之共事此言以指苟容也纘在職議南郊御
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
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
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
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娵訾
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
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
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
夫栖蝸之爭戰附蚋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

浮沉矜樂華於尺景緫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
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
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纍之
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
六藝振長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叡居銜觴而
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
晝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
及玆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褊能實有志於
棲息勲滅没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

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
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
未荅顧靈瑣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
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
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
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未辭行搖搖於
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
前觀隱脈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州之
鼎祚鞠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

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壐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覩其內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于見美而巳哉乃得正朔相承于兹四代多歷年所二百餘載劃疆埸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亞不被髮而左衽緊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𪩘尋叔寶之舊埏藴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遷雖塊埋於百世猶映

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覩因時之或躍從四
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翦洪
柯以銷落旣觀蝎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諸候高
逡以巧笑侯長星而懽噱何惵惵之黔首思假
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
帝膺籙受圖聰明神武兼疊而運席卷三楚師
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應若飈舉於是殪
桑林之封狶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耀德肆
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屛豔質於傾宮配

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
紀六夷賧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冤中於大
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
王固無得而稱矣泝金牛之迅渚覿靈山之雄
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摽素嶺乎青
壁葺頳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
浪鏇千尋之峭岸漱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
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
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滸

險上岑崟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於洪源鑒幽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矖姑熟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慮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餗雖苞櫱以代興終夷宗而殄

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之而侯福况神明之大寶乃闇干於天禄造扃鍵之候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轘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且以招賓闕㨗繻而待貴實祗敬於王典懷鞫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謡於往昔聞乳獸於窮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情陋文仲之廢職鄙彨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岑遥瞻鶻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㴬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而辨

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遡洄流而右
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搴芳洲其誰
翫息銅山而縈纜訪叔文之靈字得舊名而猶
存皆攢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
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鄉魯辨山精以息
訟對祠星而籍主每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
覩嘉梅根之孝女尚秉肥於勝姬嗟吳人之重
辟憂峻網於将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爲
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爓其何疑信理感而情

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寔君子之所識 闕一句

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輟膳践寒蒲之抽筍又有生爲令德没爲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並異世而爲隣發曉渚而遡風若神呉

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夫曀曀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懸征夫之勞瘁每寨帷而佇畜江浛之泝別望彭匯之通津塗禾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翻光轉彩出没摇漾岷山嶓冢攸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汐引潮望歸雲之翡翡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湄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群飛沙漲掩薄

草渚竒甲異鱗雕文綷羽聽寡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䰟而悽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既固之而設險又居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辟西款壬津華墨莫不內淸薮究外弭苛慝籬屛京師事有均於齊德也眄匡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仍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淸韻若夜光而可掇豈榮華之難擯羡淡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鋭

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
立屬貞臣而日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
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
諒歎仲謀之虛已處君臣而並得良致霸其有
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代之偉人禰觀書以心
服王比德而譽均邁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
綸名既逼而愈賞言雖間而彌親惜勤王於延
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
申汎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

雛歸投金以答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
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
追徙臨飡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
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允分荊之勝
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之木
披所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
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
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
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

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
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桑中而遠赴若
[illegible]申之誅丹實臣君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
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擁雄圖於魏武乘
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
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蕭斧霸
孫赫其霆奮杖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
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
卧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

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綰四百於炎精望
巴丘以邅回遵洞庭而敞怳泝輕舟而不繫何
靈胥之浩蕩眺君徧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償
瑶觴而一酌雋彩蜺而獨往爾乃南簠衡霍北
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滮滮長邁漫漫回
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
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卷間河洲而斷
絶回曉次於中川起長飆而半滅稅遺構之舊
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

致藴芳華以襞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己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驊騮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已脩行潦之薄薦敢憑誠於汨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席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糈而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哥以會儛踈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

暮情眇默而無辭慍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愆遂刊山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久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圖而疏決太伯讓嗣以來游　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攜文以投弔揚雄

反騷而沈川其風謠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臣濟鄧宄時之絶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嶽之精靈常間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時髣髴其遥見亦往往而有焉爾乃歷省府庭

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劃黔中以置守
獻青陽而背質郟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乗騆
巡高山之累仞襃吳文之為宰彼非劉而入王
皆國士而身醢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末改
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
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尚開流而冽泉
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
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
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

對林野而幽藹虞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酹
景十三以啓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
寔斯藩而是賴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
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下彌漫以爽塏
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
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覿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
是時涼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
嘉南州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甘於曲榭

採芳蒳於高城樹羅軒而並列竹被嶺而叢生
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
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鶩寔鷹鸇揚其寔掌
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遭聖主之恩刑
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
闕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聑高衢而顧騁
憂取累於長纆闇困石之非據承烱戒乎明則
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續至州傳遣
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

人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績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戸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績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巳爲湘州其後定用河東王譽績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績仍檢括州府庶事

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荆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續馳信報曰河東已竪檣上水將襲荆州王信之便回軍鎮荆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即遣使責讓譽索續部下既至仍遣續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詧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續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

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
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詧仍遣岸帥軍
追纘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即執纘
并其衆並俘送之始被因繫尋又逼纘剃髮爲
道人其年詧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
敗行至湕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
尸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纘有識鑒自見
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嘗爲詩

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
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
顏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
官至黃門侍郎
綰字孝卿纘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
起家長兼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並
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
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

昌侯蕭深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
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
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
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
爲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
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
西相當時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
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爲
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

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到敬官
挾祆道遂聚黨攻郡內史蕭侻棄城走賊轉寇南
康廬陵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
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或勸綰宜
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敢勇得
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
受綰節度旬月閒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
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
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

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
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宮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
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
中如故出爲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内史承聖二
年徵爲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
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
三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
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祕書丞

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寔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為梁之亂階惜矣哉

列傳第二十八　　梁書三十四



梁書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蕭子恪字景沖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嶷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爲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爲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

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
明帝乃止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遷
祕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爲侍中中興二年遷輔
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
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爲光禄大夫俄爲司
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
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
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茍無期運
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

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有景和至餘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

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
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
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
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
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
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
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
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
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

當鄴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

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
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
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
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
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
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内齋直帳閹人趙
叔祖天監初入爲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
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
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

甚跡假使蹔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為永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祕書監出為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為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為寧遠將軍吳

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
中書令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梁有文
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
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
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
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
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為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
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除後軍

記室參軍復爲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
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
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
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
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
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
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還宣
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
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

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彩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尋復爲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太中大夫遷祕書監

太宗即位召爲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滅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並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詣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没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録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

正卿出爲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玆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

年選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及葬請

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竝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

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世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並掌管記及亂於城内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家祕書郎遷太子中舍

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

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部郎太
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
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竝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
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
爵爲子既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
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子
雲性沈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
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勑賜束帛累遷

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内史在郡以和理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俄復爲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

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玄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

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荅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

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竝施用于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

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
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
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
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
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
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
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
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
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

賞如此七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餧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隷高祖甞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爲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

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第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貟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爲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甞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稱賞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歷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絶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

及宋遂爲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幽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列傳第二十九　　梁書三十五